



「開元三大士」和中國密宗

蔡惠明

一、密教傳入中國的三個時間

密宗，或稱瑜伽密宗，是中國佛教中的一個宗派。它是以理事觀行，修習身、口、意三密相應，而獲得成就。密教傳入中國，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：

初期即印度古密教傳入開始於三國時代，公元二三〇年竺律炎在揚都首譯載有明咒八首的「摩登伽經」二卷；同時支謙譯有「華積陀羅尼神咒」、「無量門微密持」、「七佛神咒」、「八吉祥神咒」等各一卷。其後，竺法護等也譯出「密迹金剛力士」、「八陽神咒」等密教經咒，但當時因這些咒經所傳的咒法簡單，流傳不廣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
到了東晉，佛圖澄以咒術在北方盛興佛事，為後趙石勒所崇信。又有天竺沙門耆域經扶南，由廣來至中原，也以咒術為人民治病。（見「高僧傳」卷九）。還有晉京帛尸梨蜜多羅善持密咒，並譯出「孔雀王神咒」與包括各種灌頂授咒的「佛說灌頂經」

十二卷。據「佛祖歷代通載」卷十三認為，他是最早比較系統地傳譯密咒到中土者。接着，大乘佛教逐漸在中國流傳，大乘經內滲有密咒，也同時傳播，如中印度沙門阿地瞿多於唐永徽年間譯成「陀羅尼集經」十二卷，其中包括有佛頂、如來、觀音、菩薩、金剛、諸天、雜部等壇法咒術，為印度舊密咒法的集成之作。他並在長安建立陀羅尼普集會壇，傳授灌頂。

第二期是印度純粹的瑜伽密教的傳入，也就是中國密宗正式建立時期。公元七一六年（唐開元四年），善無畏從中印度携費梵本，到長安大弘密教。他原從那爛陀寺密教耆德達摩掬多學受瑜伽三密總持法門。在長安備受唐玄宗禮遇，尊為國師，設置內壇，詔封灌頂大阿闍黎，為皇族灌頂傳法。當時還有南印度密教高僧金剛智和他的弟子不空，經由南海、廣州抵洛陽，弘揚密法。金剛智原從南印龍智阿闍黎修學金剛頂瑜伽諸部秘藏，至唐京後也被禮為國師。初居慈恩寺，又移大荐福寺，建曼荼羅灌頂道場，傳弘金剛界密法。當時東、西兩京知名的緇素相從灌頂的甚

家。金剛智圓寂後，不空於公元七四二年（天寶元年）秉承遺命並賈唐國書率弟子含光、慧譽、李元宗等僧俗三十七人航海到獅子國。受獅子國王尸羅迷伽的隆重接待，於佛牙寺依止普賢阿闍黎，入壇重受金剛頂瑜伽秘密總持、五部灌頂、曼荼羅法、三十七尊、護摩等法，並廣搜密乘經軌等一千二百卷。返回後，他又在長安、洛陽、武威等地譯經傳法。由於「開元三大士——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」的不遺餘力地弘布密教，遂形成了中國佛教中以修持密法爲主的一個宗派——密宗。公元八〇四年，日本高僧空海來唐京從不空弟子惠東受學兩部大法並諸尊法，後回日本創立日本眞言宗，由是瑜伽密教盛行於東瀛，而中國密宗教法則因會昌法難和五代變亂漸至絕響。

第三期爲印度晚期密教輸入期。北宋初，中印度沙門法天、天息災，北印度沙門施護等先後來到中國，受到太宗召見，並設譯經院，譯出「大乘莊嚴寶王經」、「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」等。這些印度晚期的金剛乘密教由於和中國倫理思想有所抵觸，曾被修改失去原樣或被限制翻譯、流行，終未爲漢地佛教徒所接受。但在我國西藏地區，由於鄰近印度次大陸，在前弘期中已輸入一般的密教，至後弘期中更傳入金剛乘密教，獲得廣泛流行，成爲藏傳佛教的主流。

二、「開元三大士」

善無畏（六三七——七三五）原爲印度甘露飯王的後裔。十歲，嗣烏荼國王位，後讓位於兄而出家，到那爛陀寺從達摩掬多，授以密教灌頂後來中國傳法。來長安後，深受唐玄宗禮遇，被尊爲「教主」。先住興福寺，又移西明寺。開元五年（七一七年）奉詔於菩提寺開始翻譯密教經典。後隨駕去洛陽，住大福先

寺。先後譯出密教經典多部，共十餘卷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：「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」七卷，就是有名的「大日經」，由一行助譯，可說是密宗的「宗經」，猶如天台的「法華」，賢首的「華嚴」。密教的理論，基本上都包括了。

善無畏圓寂於開元二十三年，九十九歲，玄宗勅贈鴻臚卿。李華自稱「弟子」，爲撰「玄宗朝翻經三藏善無畏贈鴻臚卿行狀」和「大唐東都大聖善寺故中天竺國善無畏三藏和尚碑銘並序」。宋「高僧傳」卷二「善無畏傳」，就是根據李華的「行狀」和「碑銘」撰作的。

金剛智（六六九——七四一）音譯「跋日羅菩提」，南天竺人。十歲於那爛陀寺出家，遍學大小乘。三十一歲師事龍智，受「金剛頂瑜伽經」等密教經典，聞中國佛法崇盛，遂乘波斯商船至室利佛逝國（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）。公元七一九年携弟子不空到達廣州，次年又到洛陽，後入長安，共譯出「金剛頂經瑜伽中畧出念誦經」四卷，「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」等多部。開元二十九年示寂，玄宗曾敕賜「國師」稱號，代宗又追贈「開府儀同三司」，並賜號「大弘教三藏」。

不空（七〇五——七七四）北天竺人，婆羅門種，自幼隨叔父來中國，十五歲師事金剛智。二十歲時於洛陽廣福寺受具足戒，參與譯場，傳五部密法。開元二十九年，奉師命赴五印度和獅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，廣求密藏，從普賢阿闍黎受「十八會金剛頂瑜伽」和「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」等法，天寶五年回到中國，譯出密教經典一百一十一部，一百四十三餘卷。據唐圓照「貞元釋教錄」載，不空與鳩摩羅什、眞諦、玄奘並稱中國佛教史上的「四大譯師」。他所譯「金剛頂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」（三卷，簡稱「金剛頂經」），也是密宗的重要經典。

唐玄宗會親從不空受「五部灌頂」，成了菩薩戒弟子。在肅宗、代宗等朝，不空也受到朝廷的尊崇，大弘密教。「貞元釋教錄」卷十六，說他：

「或化河西，或居嶺表，或居關內，或處王宮，親秉聖旨，為灌頂師，妃主降階，六宮羅拜；三朝寵遇，但建道場。授以列卿，品加特進，冠絕今古，首出僧倫。」「資治通鑑」卷二二五也記載了他圓寂後受封情況：

「大歷九年六月，癸未，興善寺胡僧不空卒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司空，賜爵肅國公，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。」

另據記載，師示寂時，「以香水澡沐，然後東首倚臥，北面瞻望闕庭，以大印身（手結大印而置身於定中），入定而寂，享年七十，僧臘五十。弟子慧朗次紹灌頂之位，其餘知法者數人。帝聞之，輟朝三日，賜絹布雜物，錢四十萬，造塔錢二百餘萬，敕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。七月六日茶毘，舍利數百顆。」

「開元三大士」對中國密宗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，尤其是不空，影響最大。在他們同時代與以後，漢僧一行和惠果也為中國密宗的弘傳，竭盡了自己的力量。

三、密宗的主要經典——「大日經」

「大日經」全稱「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」。「毘盧遮那」，是「日」的梵譯，按照意譯簡稱就叫「大日經」。全經共七卷、三十六品。一行在「大日經疏」中稱：「又此經宗，橫統一切佛教。」實際上，「大日經」雖然也講了一些顯教教義，但它的中心內容，却是宣揚密教思想。在三十六品中，以第一、二

品為綱。第一品稱「入真言門住心品」。在「大日經疏」中，一行認為「此品統論經之大意。」他寫道：

「『入真言門住心品』者，梵本具有二題：初具『修真言品』；次云『入真言門住心品』。竊謂『入』、『住』之義，以兼修行，故離梵文，但著其一。」

指出「住心」是為了「入真言門」。但什麼是「真言」呢？「大日經」解釋說：「真言，梵語漫怛羅，即是真語、如語、不妄、不異之音。龍樹釋論以為『秘密號』，舊譯云『咒』，非正翻也。」又說：「以密教不可直宣，故多有如是隱語。」「若信此真言道者，諸功德法，皆當滿足。」為了保證能很好地「入真言門」，所以同時還講到了「住心」。

「住心」就是「住」於「淨菩提心」，去掉各種非「淨菩提心」的「心」——「大日經」總共列出了包括各種「人心」，各種動物「心」及各種鬼神「心」在內的五十九種「心」。但一行在「大日經疏」卷二中補充了「六十心」，他寫道：

「第六十心。梵文缺文，阿闍黎（指善無畏）云：少一獼猴心也。獼猴之心，身心散亂，多所攀緣。行人亦爾。然此六十心，或時行者本性偏多，或一時雜起，或次第而生，當於一切時留心覺察，自然得順淨菩提心。」去掉各種「雜心」，住於「淨菩提心」，自然就能「入真言門」了。

「大日經」的第二品是「入漫荼羅具緣真言品」，一行在「大日經疏」卷四解釋道：

「梵音漫荼羅，是攢搖乳酪成酥之義。漫荼羅，是酥中極精醇者浮聚在上之義，猶彼精醇，不復變易，復名為堅。淨妙之味，共相和合，餘物所不能雜，故有聚集義，以三種秘密方便，攢

搖象生佛性之乳，於眞常不變甘露味中最爲第一，是爲漫荼羅義也。」又說：

「今此中妙法蓮華漫荼羅，從佛菩提自證之德，現八葉中胎藏身；從金剛密印，現第一重金剛手等諸內眷屬；從大悲萬行，現第二重摩訶薩埵諸大眷屬；從普門方便，現第三重一切喜見隨類之身。……善男子、善女人所在方所，卽爲有佛！若樂供養佛者，當供養此善男子、善女人；若樂欲見佛，卽當觀彼！」

可見對密宗說來，修漫荼羅和念誦眞言，同樣都是重要的。

「大日經」的基本思想，在卷一中用三句話闡明：

「菩提心爲因，大悲爲根本，方便爲究竟。」首先是發菩提心，這是成佛的種子，是正因。其次得有救度衆生的大悲心。這種大悲心能夠執持各種功德，猶如樹根能夠執持枝葉花果，使之繁茂不萎，所以是根本。至於方便爲究竟，一行在「疏」中解釋說：

「方便爲究竟者，謂應物之權，究盡能事。又方便如巧藝成就，有所造作，隨意皆成。其得意之妙難以授人也。」

四、關於藏傳密教

公元七世紀時，藏王松贊堪布輸入的佛教中就有「閻曼德迦法」等密部經典。其後八世紀間，由天竺請來密教高僧寂護和蓮華生在拉薩郊外建成密教壇場桑耶寺，蓮華生的弟子二十五人並在西藏佈教，使「因陀羅部底」系密教在藏區流傳。進入後弘期，孟加拉國高僧阿底峽到藏宣揚顯密觀行具備的教法，使密乘獲得相應發展，形成了迦當、寧瑪、薩迦等教派。到十四世紀時，

宗喀巴依迦當派的教法，弘傳甚盛。他的弟子嘉曹傑、克主傑繼續廣播，稱嘎登派，又名格魯派，或謂黃教。下傳達賴、班禪兩系，爲現今蒙藏地區盛行的一大教派。藏傳密乘修習，幾乎全以無上瑜伽部各種教授爲主要，這是西藏後弘期密教的特色。與漢地相傳在觀諸法空、無相理的基礎上，結合着三密、四曼、諸曼荼羅、本尊瑜伽等事修，實行「當相是道，卽事而眞」的觀行方便有所不同。

宗喀巴著有「菩提道次第」、「中論釋」、「入中論釋」等重要理論著述。他的思想體系，是繼承了由阿底峽所傳述的龍樹師資之旨，認爲生死涅槃，一切諸法，都由「名」及「分別」所安立，在勝義中，雖不可得，在世俗中，都能成立。他在闡明緣起的中心時說：由於一切法自性本空，所以業果等緣起之法才能生起；設若自性不空，因爲業果等法待衆緣才能生起，故它的自性是空。因此自性空與緣起有，不僅不相違背，並且能互相成立。歸納起來說：由於自性空，才能緣起有；因是緣起有，所以自性空。他還對正見、眞修、戒行等作了系統的闡述。在密部的數量和灌頂、三昧耶戒、近修，以及曼荼羅的事業、次第等方面，他都依據密部經典和印度大德的釋論，闡發入微，使後來修密的人們有所遵循。

宗喀巴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。他圓寂於迦登寺後，上首弟子妙音法王吉祥具德建哲蚌寺，大慈法王釋迦智建色拉寺，根敦主巴在後藏日喀則建扎什倫布寺。迦登、哲蚌、色拉、扎什倫布四寺通常稱爲黃教弘揚顯教的四個根本道場。他的弟子慧獅子創下密院，慶喜義成建上密院，是弘揚密宗的根本道場，使格魯派成爲西藏正統教派，並傳播到西康、甘肅、青海、內蒙古等地。